DOI: 10.3969/j.issn.1673-5501.2017.03.012

EB 病毒感染的免疫机制研究进展

刘璐瑶 孙金峤 王晓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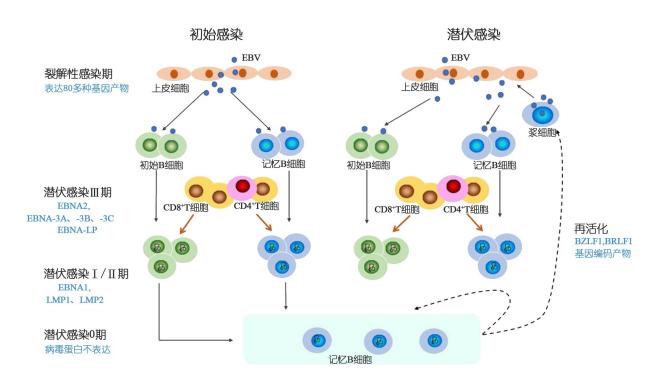
1 EB 病毒(EBV)的生物学特点

EBV,又称人类疱疹病毒 4型,类似于其他疱疹病毒,EBV 基因组为双链线性 DNA 分子,是第一个被发现与人类肿瘤有关的 DNA 病毒。EBV 在全球范围内感染率>90%。EBV 基因组具有高度的变异性,不同的变异体的致病力和分布不同。根据 EBV 核抗原(EBNA),主要是 EBNA2 和EBNA3A、-B、-C 基因序列的不同,将 EBV 分为 1型和 2型^[1]。在西方和东南亚等国家 EBV 1型多见,在非洲 EBV两型均多见^[2]。

通过对病毒基因组进行遗传分析了解其致病力、分布与基因型的关系至关重要。目前,针对 EBV 基因组测序确

定相关疾病的分布范围和地理基因组变异的研究很少。一项研究^[3]发现,EBV 基因组中发生变异主要是编码 LMP1、EBNA2 和 EBNA3 蛋白家族的基因,其次是 BDLF3(编码糖蛋白 gp150)、BLLF1(编码 gp350/200)、BNLF2a(与免疫逃逸有关)、BZLF1 和 BRRF2 等基因。

EBV 的感染周期包括初始感染和潜伏感染。EBV 主要通过唾液接触传播,首先感染上皮细胞和 B 细胞,形成初始感染,继而在 B 细胞内形成潜伏感染。在宿主的免疫力低下或者环境改变等情况下,EBV 会被大量激活,进入裂解复制阶段,引起某些疾病(图 1)。



1.1 初始感染阶段 病毒大量复制,促使一些促炎症细胞 因子、生长因子和细胞信号分子产生,导致病毒传播和原发 感染建立^[4]。EBV 基因组编码产生 80 多种基因产物(即 刻早期、早期和晚期^[5]),如重要的转录因子和 DNA 聚合 酶催化亚基等,维持病毒的复制和产生病毒的结构成分。

EBV 早期编码的产物(如 BNLF2a)能够维持病毒的复制和代谢等过程;晚期编码产物 BCRF1等可能与免疫逃逸有关^[2]。EBNA1是唯一一种 EBV 在裂解性感染和潜伏感染阶段共同表达的蛋白,上皮细胞 EBV 的裂解周期中,缺乏EBNA1将极大减少 EBV 基因的表达及其 DNA 增殖;缺乏



白血病早幼粒细胞(PML)核体时,EBNA1 不会促进裂解性 感染,其主要通过介导 PML 核体的降解,抑制 PML 核体的 抗病毒作用,促进 EBV 的复制[2]。 EBV 感染 B 细胞后短 暂表达早期基因,对诱发和维持潜伏感染至关重要[6]。初 始感染阶段促进了 EBV 的传播并引起原发感染,也对潜伏 感染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1.2 潜伏感染阶段 EBV 在体内长期存在且不被清除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EBV 维持潜伏感染状态。EBV 通过 gp350/200 与 B 细胞表面的 CR2 相结合而进入 B 细胞,并 诱导其分化为记忆性 B 细胞,形成长期潜伏感染[7]。在 B 细胞中,EBV 很少发生复制,从而逃避了机体的免疫监视, 并且还可以诱导 B 细胞分化为类淋巴母细胞系细胞。

潜伏感染阶段分为3期:①潜伏感染 Ⅰ/Ⅱ期,主要表 达 EBNA1、LMP1 和 LMP2(A、B):②潜伏感染Ⅲ期,主要表 达 EBNA2、EBNA3A、EBNA3B、EBNA3C 和 EBNA 前导蛋白 (EBNA-LP);③潜伏感染 0期,EBV 蛋白的表达关闭,在浆 细胞分化过程中,通过 B 细胞受体交联,EBV 可能会重新 活化、进入裂解复制阶段[8]。

EBNA1 能够在转录水平诱导 let-7a 表达,抑制 Dicer 表 达,抑制 EBV 重新活化进入裂解性感染阶段,维持 EBV 潜 伏感染^[9]。

LMP2A 的表达阻抑了 EBV 的 BZLF1 和 g350/220 基 因表达,有助于 EBV 在体内保持长期潜伏感染状态[4]:通 过活化 Ras、PI3K 和 Akt 信号通路,促进 B 细胞存活和转 化。LMP2B 能够调节 LMP2A 的分布和功能,共同维持 EBV 的潜伏感染。LMP2 蛋白也可以诱发免疫反应,控制 EBV 感染。

EBV 要在宿主体内维持复制和增殖状态,需保证宿主 细胞的存活状态,LMP1 能够与 CD40 分子竞争结合肿瘤坏 死因子等相关因子,上调抗凋亡基因 bcl-2 的表达,抑制促 凋亡基因 bax 的表达[10]。

EBV 不仅可以在 B 细胞内形成潜伏感染,还可以在 NK 细胞和 T 细胞内形成潜伏感染[11],引起慢性活动性 EBV 感染(CAEBV)等疾病。

1.3 再活化阶段 EBV 感染后的记忆 B 细胞分化为浆细 胞,发生细胞溶解时可诱发 EBV 再活化,从潜伏感染阶段 进入裂解复制阶段[12]。EVA 再活化的过程中,早期表达基 因 BZLF1 和 BRLF1 发挥了重要作用[13]。BZLF1 基因编码 产生转录激活因子—ZEBRA 蛋白,在裂解期 DNA 复制过 程中作为起始结合蛋白与 EBV DNA 裂解复制起始点结 合,增强病毒早期基因的表达,触发再活化过程[14]。在裂 解复制阶段 ZEBRA 蛋白还可激活 BRLF1 基因启动子,该 基因编码产生 Rta 蛋白,与转录活化过程的 TBP、TFIIB 和 CBP 蛋白相互作用,激活病毒的转录过程[15]。细胞分化因 子 BLIMP1 激活 EBV 的启动子-Zp 和 Rp 蛋白,诱导上皮细 胞中 EBV 再活化,进入裂解复制阶段[5]。

EBV 的再活化经常会导致 EBV 颗粒的释放和宿主细 胞的死亡,造成进一步感染[15]。这一过程与 B 细胞和上皮 细胞的分化过程是紧密相关且极为复杂[13]。

2 EBV 感染的临床类型

2.1 无症状 EBV 感染 EBV 感染在儿童中多见,但是大 多数儿童(尤其<10岁)感染后无症状[16],这种现象可能与 基因型有关,宿主免疫反应相关的基因存在多态性,比如 IL-10 启动子的多态性,转化生长因子 $\beta1$ 和 $IL-1\alpha$ 基因的 多态性等[17]。无症状 EBV 感染的宿主体内存在特异性 CD8⁺T细胞,协助机体控制 EBV 感染,但是这群细胞的数 量并不会明显扩增[18]。目前对无症状 EBV 感染的具体机 制还不清楚,仍待进一步研究。

2.2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(IM) 青春期人群初次感染 EBV,有25%~75%表现为IM。IM是一种良性淋巴组织增 生性疾病,主要表现为疲劳不适、发热、淋巴结病、咽炎和扁 桃体炎等[19]。临床症状出现之前, CD4⁺T 和 CD8⁺T 细胞 不发生明显增殖^[20];临床症状出现时,EBV 特异性 CD8⁺T 细胞大量增殖,伴有大量细胞因子(如淋巴毒素、TNFα、IL-1β 和 IL-6等)产生[21]。EBV 特异性 CD8+T 细胞可有效控 制 EBV 感染,宿主体内 EBV 的病毒载量与 CD8+T 细胞的 数量呈负相关^[22]。IM 的临床表现主要是活化的 CD8⁺T 细 胞扩增引起的,而不是单核细胞增多引起的[20]。

EBV 感染后,特异性 CD4+T 细胞活化扩增,随着急性 期症状消退,EBV 细胞的数量短时间下降[23]。小鼠实验发 现,如果缺少NK细胞,感染EBV后IM症状会加重,NK细 胞可能限制 CD8+T 细胞过度增殖[24]。

IM 发病机制还不明确,可能是部分青少年预先感染了 与 EBV 有交叉免疫的其他病毒,机体接触 EBV 时,发生强 烈的免疫应答反应[25]。治疗 IM 一般采取对症支持治疗, 免疫功能正常的个体大多可以痊愈。

2.3 CAEBV 是儿童感染 EBV 的一个罕见表现,主要表 现为 IM 样症状反复发作或持续数月以上,经常进展为危 及生命的噬血细胞综合征(HLH)。CAEBV 预后很差,病死 率高达43%,通常会累及血液、消化、呼吸、神经和心血管 等系统[26]。CAEBV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,在日本及其他 东亚国家, EBV 感染 T细胞/NK细胞多见, 此型预后较差; 在西方国家, EBV 感染 B 细胞多见, 发病率和病死率较 低[27]。

2.3.1 CAEBV 的发生机制 CAEBV 患者中 EBV 通常感 染 NK 或 T 细胞,形成长期潜伏感染,表达 EBNA1、LMP1 和 LMP2 等: EBV 刺激 NK 细胞或 T 细胞持续增殖,释放大 量细胞因子,诱导巨噬细胞活化,产生噬血现象;NK 细胞/ T细胞大量增殖,可能出现 NK 细胞/T细胞淋巴瘤[17]。 EBV 特异性细胞毒 T细胞(CTLs)能有效控制 EBV 引起的 细胞过度增殖,在 CAEBV 患者体内,可能由于 CD8⁺T 细胞 没有被活化、机体免疫功能低下诱发 CAEBV[28]。

2.3.2 CAEBV 诊断标准的进展 1988 年, Straus [29] 提出 CAEBV 的标准:①EBV 感染症状持续>6个月,EBV 抗体滴 度异常(包括 VCA-IgG≥1:5 120, EA-IgG≥1:640, EBNA 抗体<1:2);②主要脏器受损的组织学标志,包括间质性 肺炎、骨髓某成分的增生不良、视网膜炎、淋巴结炎、迁延性 肺炎和脾肿大;③受损组织中 EBV 数量增加。2005 年 Okano 等^[28]提出的 CAEBV 的诊断建议指南中,不再强调 病程>6个月,但强调 EBV 抗体(VCA-IgG≥1: 640 和 EA-IgG≥1:160)及组织或外周血中 EBV-DNA 和 RNA 增高的 诊断价值。CAEBV 的诊断标准仍在不断更新,不同的 CAEBV 患者感染 EBV 后产生特异的血清免疫改变,诊断 标准应该降低高滴度抗体的诊断价值,提高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中 EBV 滴度的价值^[30]。Kawano 等^[31] 发现 CAEBV 患 者血浆中 miR-BART 1-5p、2-5p、5 和 22 的水平比一般 IM 患者及无症状 EBV 感染高,血浆中 miR-BART 的水平有助 于诊断 CAEBV。

2.3.3 CAEBV 的治疗 CAEBV 预后很差,尤其在出现严 重并发症、发病年龄≥8岁、伴有肝功能损伤等情况下[32]。 CAEBV T细胞型比 NK细胞型预后更差,5年生存期更 短[33]。治疗主要包括:抗病毒药物、化疗试剂、免疫调节药 物、EBV 特异性 CTL 的细胞治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等^[2]。

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(allo-HSCT)是目前根治 CAEBV 的唯一方法,能够清除 EBV 感染的细胞,重建 EBV 特异性细胞免疫的功能。Kawa 等[34] 指出,患者状态比较 稳定时,接受免疫化疗预处理后再进行 HSCT(RIST 降低强 度调节 allo-HSCT)可改善预后。CAEBV 进展很快,数月或 数年即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,早期诊断并进行 allo-HSCT 非常重要[35]。但是 HSCT 仍然存在风险, CAEBV 患者发生 移植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较高[27]。

部分 CAEBV 患者血清中 IL-6、TNF-α 和 IFN-γ 等细胞 因子的水平比较高,清除过多的细胞因子可能有助于控制 CAEBV 的临床症状[36]。对于不能进行 HSCT 的 CAEBV 患 者的治疗亟待研究。

2.4 重症致死性 EBV 感染

2.4.1 HLH 是重症 EBV 感染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。 HLH 是 T 细胞或者巨噬细胞过度活化、释放大量细胞因子 引起的一种过度炎症状态;主要临床表现有发热、肝脾肿 大、全血细胞减少、高甘油三酯血症、DIC 和肝功能损害 等^[37];如果不行 HSCT 病死率很高^[38]。

EBV 是诱发 HLH 的重要因素。在日本, EBV-HLH 是 最常见的类型, EBV 感染 B 细胞后诱导 CTLs 和巨噬细胞 增殖活化,产生过量的细胞因子[39]。EBV-HLH 患者可能 存在 CMV 等病毒共感染,影响 HLH 患者的临床表现[40]。

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对改善 HLH 患者的预后非常重 要,利用基因检测、连续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T 细胞、NK 细胞和 B 细胞中的 EBV DNA 含量可协助早期诊断 HLH^[41]。按照 HLH-2004 方案(包括地塞米松、环孢素 A 和依托泊苷)尽早开始治疗,可缓解临床症状,改善预 后[42]。临床上还使用促凋亡化疗和免疫抑制药物联合治 疗,靶向抑制 T 细胞的过度激活[43]。由于 EBV 主要感染 B 细胞,在 HLH-2004 方案上增加利妥昔单抗,靶向清除外周 循环中B细胞的数量和EBV的浓度,可以降低该病的病死 率[43]。

2.4.2 肝功能衰竭 是重症 EBV 感染的另一死亡原因。 EBV 感染可以累及多个器官,以肝脏为主,多是机体发生 强烈的免疫应答而间接损伤肝细胞。尤其在免疫功能不全 的宿主,经常会发生 EBV 感染相关的持续性或者坏死性肝 炎[44]。EBV 刺激机体表达高水平的甘油三酯和铁蛋白,分 泌大量的细胞因子,浸润肝脏,引起急性肝功能损害[45]。 免疫功能不全的急性肝炎患儿中 44% 可检测到 CMV、EBV 和 HHV-6 DNA, 这类病毒感染可能与急性肝炎有关[46]。 一些严重的 CAEBV 患者,有时表现为持续性肝损害,在成 人更多见,预后较差[47]。日本文献报告,CAEBV 会爆发肝 功能衰竭和全血细胞减少,引起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 等[48]。

3 机体抵御 EBV 感染的免疫反应

3.1 T细胞 机体控制 EBV 感染主要依靠固有免疫和适 应性免疫,其中 CD8+T 细胞发挥着重要作用,尤其是在早 期裂解感染阶段[49]。潜伏感染阶段,体内 EBNA3A、-B、-C 等抗原特异性的 T 细胞扩增,可以抑制转化的 B 细胞的过 度增殖和肿瘤的形成;某些骨髓抑制或者器官移植的患者 中,T细胞功能受到抑制,容易发生 EBV 相关的移植后淋 巴组织增生性疾病[50]。CD8+T 细胞能有效控制 EBV 感染 以及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。

3.1.1 CD8⁺T细胞 所有有核细胞都表达 MHC-I 类分子, CD8⁺T 细胞通过识别 MHC- I 类分子呈递的病毒抗原肽, 靶向攻击 EBV 感染的细胞,发挥抗病毒的作用。感染初 期,裂解期抗原刺激 CD8+T 细胞,裂解期抗原特异性 CD8+ T细胞占CD8+T细胞的2%在潜伏感染阶段占1%[51],主要 受到潜伏阶段的蛋白如 EBNA1 的刺激[52]。EBNA1 蛋白含 有甘氨酸-丙氨酸重复结构域,阻止转录,限制抗原的加工 呈递,逃避机体的免疫应答[17]。

3.1.2 CD4⁺T 细胞 EBV 感染的 B 细胞广泛表达 MHC-II 类分子,激活 CD4⁺T 细胞。CD4⁺T 细胞不仅可以协助 B 细 胞产生抗体,中和抗原,还能够诱导和维持 CD8+T 细胞发 挥细胞毒作用[53]。CD4+CTLs 识别 EBV 裂解阶段和潜伏 感染阶段的抗原,通过 Fas/FasL 之间的相互作用,杀伤感 染的 B 细胞以及已转化的类淋巴母细胞系(LCLs)细 胞[54,55]。EBNA1 常在感染后数月才刺激 CD4+T 细胞发生 免疫应答,这也解释了抗 EBNA1-IgG 通常延迟出现[52]。



3.2 B细胞

3.2.1 抗体的产生 B细胞参与适应性免疫应答,产生特 异性抗体:抗衣壳蛋白(VCA)IgM 抗体在感染早期产生,维 持数周到数月,之后不再出现;抗 VCA IgG 抗体;通常在感 染后 2~4 个月达到峰值,随后下降,一直存在于体内[9]。B 细胞还产生抗 EBNA1 IgG 抗体和 gp350 抗体,其中 gp350 抗体阻止 EBV 与 B 细胞 CR2 受体结合,限制 EBV 传播,防 止重复感染[30]。

3.2.2 B细胞的转化 EBV 诱导 B细胞转化增殖为 LCLs, 分泌 IL-6 和 IL-10 等细胞因子,影响 B 细胞的生长分化: ①IL-6作为 LCLs 自分泌的生长因子, 诱导 LCLs 生长; ②IL-10促进 B 细胞转化和 LCLs 增殖^[50]。LMP1 模拟 CD40 受体,发挥类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的作用,激活 NF-κB、 MAPK、PI3K 和 JAK3/STAT 等信号通路;LMP2 可诱导 B 细 胞转化[56]。

3.3 树突状细胞(DCs) 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,分为浆 细胞性树突状细胞(pDCs)和经典的髓系树突状细胞 (cDCs)。pDCs 表达 TLR7 和 TLR9 两类模式识别受体,识 别外源性核酸,产生大量的 I 型 IFN; cDCs 可感知组织损 伤,加工、呈递抗原给 T 细胞; TLR2 和 TLR3 参与 cDCs 识 别 EBV 的过程^[57]。

pDCs 借助 TLR7 识别富含鸟苷或尿苷的病毒双链 RNA 以及小的咪唑并喹啉化合物,通过 TLR9 识别 DNA 中 未经甲基化的 CpG 核苷酸序列,产生大量的 I 型 IFN 等^[58]。一旦 EBV 进入细胞内, DNA 发生甲基化, 不能活化 TLR9^[59]。pDCs 通过 TLR9 识别 EBV 还处于裂解复制阶 段。在潜伏感染阶段,EBERs 单链 RNA 可以作用于 TLR7, 产生 I 型 IFN (IFNα 和 β)^[60]。 pDCs 分泌 IFNα2、α14 和 IFNα、β,抑制 B 细胞转化 $^{[61]}$ 。 pDCs 还可活化 NK 细胞,机 制为分泌 IFNγ,限制 B 细胞转化;杀伤病毒感染的细胞,限 制裂解复制阶段 EBV 的复制[62]。EBV 特异性 T 细胞在控 制 EBV 感染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, DCs 呈递抗原给 T细 胞并活化 T细胞,控制 EBV 感染。

潜伏感染阶段,EBV 编码产生的 EBERs 与蛋白结合, 形成蛋白复合物(La)并从细胞中释放出来,被cDCs上的 TLR3 受体识别, EBERs 的双链 RNA 序列与 TLR3 形成发 卡样结构,诱发 cDCs 分泌 I 型 IFN 等促炎症细胞因子[63]。 3.4 NK 细胞 作为淋巴细胞的一种,作用广泛,可杀伤肿 瘤细胞或病毒感染的靶细胞,在免疫应答的不同环节都发 挥作用[64]。NK 细胞的前体细胞在骨髓中生长,随后迁移 到次级淋巴器官(如扁桃体等),在迁移过程中监视入侵的 病原体和肿瘤细胞[65]。NK 细胞主要有 CD56+ CD16-和 CD56⁻CD16⁺两个亚群;前者主要位于外周淋巴组织,主要 作用是合成分泌细胞因子,如在 IL-12 刺激下分泌 IFN-γ; 后者存在于外周血,主要发挥细胞毒作用,直接杀伤靶细 胞[62]。

huNSG 小鼠试验中发现缺乏 NK 细胞时,血清中 EBV 病毒滴度尤其是病毒 DNA 的水平升高[66]。缺乏 NK 细胞 时,CD8+T细胞大量扩增,细胞因子产生过多,机体 IM 症 状加重,EBV 相关肿瘤的发生率增高[67]。 儿童 IM 感染急 性期,CD56⁻NKG2A⁺ KIR⁻ NK 细胞数量扩增,靶向控制 B 细胞的感染,但这种 NK 细胞的数量随年龄增长逐渐减少, IM 症状多发生在比较大的儿童、青少年和成人阶段[66]。

另外一类细胞群是不变的 NKT 细胞(iNKT 细胞),可 抑制 B 细胞转化,缺乏该细胞群时机体对 EBV 的敏感性升 高[68]

3.5 固有免疫 固有免疫是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 道防线,是机体的天然免疫防御体系。固有免疫不但可抵 御非特异性感染,还可启动和参与适应性免疫。EBV 感染 相关的免疫机制中,研究比较明确的是 Toll 样受体家族 (TLRs)

TLRs 作为模式识别受体(PRRs)家族的一类,可识别 EBV,引发固有免疫应答,控制病毒的感染。人类 B 细胞表 面表达高水平的 TLR-1、6、7、9、10 受体,受到 TLRs 配体刺 激,促进多种促炎症细胞因子(如 IL1a、IL1β、IL-6、IL-8 和 TNFα等)产生[69],在控制 EBV 感染的过程中发挥着类似 固有免疫应答的作用。TLR9 激活可降低 EBV 病毒蛋白和 病原体载量,促使 EBV 从裂解复制阶段转变为潜伏感染阶 段,有助于 EBV 逃避机体免疫监视,形成长期潜伏感 染^[70]。还可活化 NF-кВ 等信号通路,产生多种抗病毒的细 胞因子,如 IFN-α 和 IFN-γ 等^[70]。

一方面,TLR9可以诱导产生促炎症细胞因子,激活机 体的固有免疫应答,控制 EBV 感染;另一方面,EBV 利用 TLR9 在 B 细胞中建立长期潜伏感染。目前 TLR9 在 EBV 感染机制不清。

EBV 刺激 TLR7 后活化下游信号通路,促使 B 细胞活 化和增殖^[70]:随之,EBV 诱导产生一系列负性调节因子,抑 制 TLR7 通路中 IFN-调节因子 5(IRF-5)的抗病毒活性,建 立持续的潜伏感染^[71]。B细胞系通过视黄酸诱导型基因 I (RIG-I)识别 EBV 合成的 EBERs,激活干扰素调节因子 3 (IRF3)和NF-κB通路,诱导产生IL-6、IL-8、IFNs和IL-10 等细胞因子[72]。单核细胞上的 TLR2 与 EBV 颗粒或者胞 外 EBV dUTP 酶结合后活化,依赖 MyD88 激活 NF-кВ 信号 通路,产生大量的促炎症细胞因子(如 TNF-α、IL-1β、IL-6、 IL-10 等)^[50]。

4 EBV 逃逸机体免疫防御的机制

EBV 在 B 细胞内形成长期潜伏感染,其基因组通过感 染转化 B 细胞得以传播。潜伏感染阶段, EBV 限制性表达 编码产物,逃避机体免疫系统的监视。EBV 主要通过以下 几方面逃避机体的免疫反应。

4.1 抑制固有免疫应答 EBV 激活细胞表面的 PRRs,识

别病毒,或者被感染细胞表面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 (PAMPs)并引起级联反应,发挥抗病毒的作用。为了在体 内建立潜伏感染模式,EBV 采取一系列措施调节信号通 路,降低其抗病毒能力。

4.1.1 抑制 TLR 信号通路 ①潜伏感染膜蛋白 1 (LMP1):EBV 编码产生的 LMP1 参与细胞转化、凋亡等过 程,在EBV 致病的各个阶段发挥重要作用。TLR9 启动子 基因-413至-403 序列中包含有 NF-κB 的结合位点,NF-κB p65 过度表达可抑制 TLR9 的启动子的活性。LMP1 通过 激活 NF-κB,下调 TLR9 的表达[73]。LMP1 抑制 B 细胞中 TLR9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,降低 TLR9 介导的 IL-6、 TNFα和 IgG 的产生。②BGLF-5: EBV 编码产生的 BGLF5 蛋白具有碱性磷酸外切酶的活性,在裂解复制早期表 达[74]。van Gene 等[75]研究发现, BGLF5 在裂解复制阶段 诱导 TLR mRNA 的降解,下调 TLR2 和 TLR9 的表达。EBV 降低模式识别受体(如TLRs)的水平,逃避宿主先天性免疫 应答。

4.1.2 抑制 NF-κB 信号通路 核转录因子 NF-κB 家族由 NF-κB1、NF-κB2、p65、c-Rel 和 RelB 组成。NF-κB 通路分 为经典和非经典途径,经典途径主要是通过 IKB 激酶将 IKB蛋白磷酸化,降解 IKB;非经典途径依赖 IKK1,导致 p52::RelB 二聚物的异位^[76]。IKK 复合物包括 IEE2、IKK2 和调节亚基 NEMO(IKKγ),其中 NEMO 在 NF-κB 信号通路 中起重要的介导作用。如果完全缺乏 NEMO,将会抑制 LMP1 介导的 NF-κB 经典途径;抑制或者缺乏 IKK2 也会干 扰这个过程, NEMO 和 IKK2 在 LMP1 干扰 NF-κB 通路中发 挥重要作用[77]。

TLR 介导的 NF-κB 信号通路活化与翻译后修饰(如磷 酸化和泛素化等)过程密切相关。EBV 编码的裂解期蛋白 会干扰这些修饰过程。BGLF4 是 EBV 产生的蛋白激酶,影 响 NF-κB 共刺激分子 UXT 与 NF-κB 的相互作用,抑制 NFκB的活性^[78]。BPLF1是EBV裂解晚期表达的外壳蛋白, 其N末端区域包含去泛素化酶活性的位点,将TLR级联反 应通路的中间产物去泛素化,抑制 B 细胞内 TLR 介导的 NF-κB 活化,逃脱机体的固有免疫反应^[79]。

- 4.2 干扰细胞免疫应答 由于 CD8+T 细胞识别病毒的过 程需要 MHC- I 类分子的参与,为了逃避 EBV 特异性 CD8+ T细胞的识别,EBV 编码产生一系列蛋白下调 MHC- I 类分 子,干扰细胞免疫,逃避机体免疫系统的监视。
- 4.2.1 BGLF5 的干扰 BGLF5 不仅影响固有免疫应答,还 可以干扰细胞免疫应答,具有内源性 RNA 酶的活性[80],促 使 MHC- I 类分子 mRNA 的降解,使 MHC- I 类分子水平降 低^[81]。BGLF5 蛋白下调 MHC- I 类分子的表达,干扰 CD8⁺ T细胞识别 EBV 抗原的能力。
- 4.2.2 BNLF2a 抑制抗原肽的转运 BNLF2a 是一种膜结 合蛋白,有 C 末端的尾锚状结构和 N 末端胞浆内结构^[82]。

病毒抗原转运过程中,抗原相关转运体(TAP)运输抗原肽 到内质网进行加工处理。BNLF2a 借助其 C 端尾锚状结构 整合到内质网上, N 端结构强烈抑制 TAP 的功能,阻止 TAP 介导的抗原呈递两个特殊结构[82],干扰 CD8+T 细胞 对 EBV 的识别。BNLF2a 表达有阶段特异性,主要影响裂 解早期抗原蛋白的呈递[83]。

- 4.2.3 BILF1 影响 MHC- I 的表达 BILF1 是裂解感染阶 段的一种糖蛋白,具有七次跨膜结构,视为一种 G 蛋白偶 联受体,有G蛋白偶联受体的属性[84]。BILF1与MHC-I 类分子结合,促使其从细胞表面脱落,加强溶酶体蛋白酶对 其降解,下调 MHC- I 类分子的表达,抑制 T 细胞对 EBV 的 识别,逃逸宿主细胞的杀伤作用[85]。
- 4.3 干扰细胞因子的作用 机体受到 EBV 感染后产生一 类能够在细胞间传递信息的、调节免疫反应和效应功能的 物质,包括蛋白质和小分子多肽—细胞因子,参与调控宿主 抗病毒感染。EBV 通过以下方面干扰细胞因子的作用:① LMP1模拟 CD40 配体的作用激活 NF-κB、JNK、MAPK 和 JAK/STAT 等信号通路^[86]。LMP1 活化 NF-κB 信号通路, 激活 IRF7,产生大量的 I 型 IFN,抑制 EBV 增殖,限制 EBV 进入裂解复制期,维持潜伏感染状态[87]。LMP1 还可以上 调 IL6、IL8 和 IL10 等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[86]。②在潜伏 感染阶段,LMP1 诱导 A20 蛋白活化,负性调节 IRF7 的转 录活性,抑制 I 型 IFN 的产生,降低其免疫活性[88]。 ③LMP1阻止酪氨酸激酶 2(Tyk2)磷酸化,抑制 IFNα 介导 的 STAT2 活化,减弱 IFNα 抗病毒增殖的活性,保护 EBV^[89]。④IL-10 抑制抗原呈递细胞和 T 细胞的功能,抑 制炎症因子的产生,具有抗炎的功能^[90]。EBV 还可编码产 生人 IL-10 的类似物—BCRF1 蛋白,与 BNLF2a 在感染早期 共同作用,有助于免疫逃逸。EBV 还可抑制 IFNy 的合成, 减少抗原特异性 T 细胞的增殖^[91]。
- 4.4 EBERs EBV 编码产生的非编码 RNA-EBERs 存在于 潜伏期感染阶段的细胞中,在EBV 致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。①EBERs 与 La 蛋白结合,在 La 蛋白的协助下排出胞 外并运输至邻近的细胞,直接感染临近细胞^[92]。②EBERs 促进 IL-10 的分泌,抑制抗原呈递过程和 T 细胞增殖,抑制 T淋巴细胞的活性[72]。③EBERs 与宿主富含 AU 元件 (ARE)结合因子 1(AUF1)/hnRNP D 结合后^[93],往往会引 起 mRNA 不稳定, 趋向凋亡[94]; 但是高水平的 EBERs 能够 干扰 AUF1 的作用,稳定 mRNA^[93]。B细胞转录因子 PAX5 和 EBERs 之间相互作用,诱导 LMP 的表达^[95]。
- 4.5 micro RNA microRNA(miRNA)抑制 mRNA 翻译过 程,影响蛋白质合成,保护病毒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监视。
- 4.5.1 miRNAs 的产生 目前认为, EBV 至少编码 40 多种 miRNAs,以基因簇形式位于 BHRF1 基因和 BART 转录序 列中[96]。miRNAs 以外泌体的形式分泌到细胞外,在 EBV 感染和非感染的 B 细胞之间传递,这种外泌体形式可以保

护 miRNAs 不被 RNA 水解酶水解,维持它们在靶细胞中的 功能[72]。

4.5.2 miRNAs 维持 EBV 的潜伏感染 BART mRNA 编码 产生 MAP 激酶激酶激酶 2(MAP3K2),激发 EBV 裂解复制 期的启动。潜伏感染阶段的 B 细胞表达 BART 18-5p, 靶向 与 MAP3K2 结合,阻止病毒的复制^[97],BART 18-5p 可能抑 制病毒的复制,维持病毒在记忆 B 细胞中的潜伏感染。 BART 22 miRNAs 下调潜伏膜蛋白 LMP2A,使其逃脱 CTLs 识别,导致 EBV 感染的 B 细胞逃逸 CTLs 的监视^[98]。EBV BHRF1-3p miRNAs 靶向抑制细胞因子的分泌(如 CXCL-11),保护受感染的细胞不被 T 细胞杀伤^[99],抑制 NLRP3 炎症因子的活化以及 IL-1β 等促炎症细胞因子释 放,维持 EBV 复制[100]。BHRF1 miRNAs 在刺激宿主 B 细 胞扩增的同时降低病毒的抗原滴度,有利于维持 EBV 的潜 伏感染状态[101]。

4.5.3 miRNAs 抑制凋亡 miRNAs 通过干扰细胞的凋亡 使 EBV 在宿主体内能更好地复制和增殖^[98]。BART 4-5p miRNA 靶向抑制促凋亡蛋白 BID(BH-3 相互作用的死亡激 动剂)和 PUMA(一种 bcl-2 家族的促凋亡因子)作用,抑制 靶细胞的凋亡,促进宿主细胞的存活[102]。EBV 的 BART 6-3p miRNA 负性调控 LMP1 介导的 NF-κB 信号通路,发挥 抗凋亡作用[103]。

5 EBV 感染相关免疫缺陷病

迄今为止,已经发现了近 20 种 EBV 感染相关的原发 性免疫缺陷病,另一些分子缺陷导致机体仅易感 EBV,还 有些分子缺陷导致机体易感 EBV 和其他多种病原,有些分 子缺陷导致机体感染 EBV 后易发生 HLH。

5.1 仅易感 EBV 的免疫缺陷

5.1.1 SH2D1A 缺陷 X 连锁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(XLP) 是一种罕见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,其特点是易感 EBV,表 现为致命性 IM、HLH、低丙球蛋白血症和恶性淋巴瘤,主要 分为 XLP1 和 XLP2 两种类型。XLP1 比较常见,主要是由 于 SH2D1A 基因突变引起的。SH2D1A 基因编码淋巴细胞 信号活化分子(SLAM)相关蛋白(SAP),主要在T细胞、NK 细胞和 iNKT 细胞表达,招募蛋白酪氨酸激酶 Fyn,调节胞 内 SLAM 表面受体家族下游信号转导的过程[104]。

在T细胞中,SAP与SLAM胞内模体结合,SLAM-SAP-Fvn 信号通过以下两条通路调节细胞因子: ①SH2 肌醇磷 酸酶(SHIP)抑制干扰素 IFN-γ的产生;②蛋白激酶 C、 Вс1-10和 NF-кВ 通路,增加转录因子 CATA-3 的表达。在 NK 细胞, SAP 主要与 2B4 结合, 2B4-SAP-Fyn 改变 SHIP、 Vav-2和 c-Cbl 等激活细胞毒性的信号通路;如果缺乏 SAP, SLAM-R、2B4 和 NTB-A 等的细胞毒性激活功能转变 为抑制功能,不能杀灭 EBV 感染的 B 细胞,引起 EBV-HLH [42]。SH2D1A 基因突变下调信号通路, 损伤细胞间的相互

作用,削弱 2B4 介导的 IFN-γ产生及 CD8⁺T 细胞和 NK 细 胞的细胞毒作用[105]。SAP 缺陷的患者对于其他病原体的 免疫反应是正常的,SAP和 SLAM 受体在抗 EBV 的免疫反 应中发挥重要作用[42]。

XLP1 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有 EBV 感染导致的 HLH、 恶性 B 细胞淋巴瘤和进行性加重的低丙种球蛋白血症;也 会出现血管炎、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肺淋巴样肉芽肿病[42]。 部分 XLP 患者持续表现为低蛋白血症,易反复感染,预后 很差[106]。

HSCT 是目前可以治愈 XLP1 的唯一方法,但日本的一 项研究发现,没有接受 HSCT 的 XLP1 患者长期追踪后全部 死亡[107]。在 SAP 缺陷的患者中,应用 CD20 单抗(利妥昔 单抗)对 B 细胞进行靶向治疗也有一定的疗效[108]。

5.1.2 XLAP 缺陷 XLAP/BIRC4 基因编码 X 连锁凋亡抑 制蛋白(XLAP),突变引起 XLP2。XLAP 是凋亡抑制蛋白 家族的一员,抑制胱门蛋白酶 3、7 和 9 的功能;还可作为 E3 泛素连接酶发挥抗凋亡的作用[104]。XLAP 缺陷临床表 现复杂多样,主要有 HLH、炎症性肠病、反复发热、脾肿大、 全血细胞减少和严重性 IM 等[109]。与 XLP1 相比(55%), XLP2 患者更易患 HLH(76%),但 XLP1 EBV-HLH(92%) 比 XLP2 (83%) 更常见; XLP2 患者发生全血细胞减少 (52%)和脾肿大(87%)的情况比较多,有时还表现为出血 性结肠炎[110]。

EBV 上调 NF-κB 的活性,诱导抗凋亡蛋白(如 XLAP) 表达,抑制宿主细胞的凋亡[111]。XLAP 患者受到抗-Fas 受 体,抗-CD3 抗体和三聚物 TRAIL 刺激后,促进 T 细胞的凋 亡[110],淋巴细胞的过度凋亡导致机体产生异常的免疫反 应。iNKT细胞监视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,XIAP 患者体内 iNKT 细胞数量减少可能与 HLH 发病有关[42]。

XLAP 蛋白与 RIP2 因子结合,活化 NF-κB 通路,参与 NOD2 信号的活化过程。NOD2 基因突变会引起遗传性葡 萄膜炎,XLAP 缺陷的患者也有葡萄膜炎的表现[112],NOD2 信号调节和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,尚不清楚[113]。

HSCT 是治愈 XIAP 缺陷的重要手段,但是未接受 HSCT 的患者中部分生存期也较长[109],需根据具体的临床 表现评估判断 XIAP 缺陷患者是否需要进行 HSCT。

5.1.3 *ITK* 缺陷 可诱导 IL-2 T 细胞激酶(ITK)是 TEC 激 酶家族的一员,主要在T细胞、NK细胞和iNKT细胞表面 表达,在T细胞增殖和分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[110]。ITK 缺陷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,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异 常影响 CD4⁺T 细胞和 CD8⁺T 细胞的功能^[114]。ITK 缺陷患 者感染 EBV 后,常表现为肝脾肿大、肺部疾病、低丙种球蛋 白血症、CD4+淋巴细胞减少、严重的淋巴组织增生和霍奇 金淋巴瘤等,预后常较差[115]。Kirsten Bienemann等[114]研 究发现, ITK 缺陷患者主要有以下特点:①均与 EBV 感染 有关;②EBV 阳性的霍奇金淋巴瘤多见;③EBV 多处于潜

伏阶段Ⅱ期;④常伴有淋巴结和肺部感染,预后差[114]。 ITK 缺陷是特发性 $CD4^{+}T$ 细胞减少的原因之一,建议 $CD4^{+}$ T细胞减少的患者(不论是否有 EBV 相关淋巴组织增生) 行基因组分析,检测是否存在 ITK 基因突变[115]。进一步 研究依赖 ITK 的 T 细胞信号通路及 T 细胞控制 EBV 感染 的具体分子机制,有助于控制 EBV 引起的一系列严重的疾 病。

5.1.4 CD27 缺陷 CD27 是肿瘤坏死因子受体家族的一 员,作为一种跨膜二聚体,在所有的 B 细胞、T 细胞(不包括 CD57⁺T细胞)和 CD56⁺NK细胞表面广泛表达。CD70 是 CD27 的配体,受到抗原受体信号刺激后,在活化的 DCs、 T细胞和B细胞表面短暂表达[116]。CD27/CD70通路可提 高特异性 CD8+T 细胞的存活率,诱导机体产生抗病毒的保 护性免疫,该通路受到抑制会引起长期慢性感染[117]。 CD27/CD70信号通路通过 JNK 通路和表观遗传学效应,抑 制 IL-17a 基因转录和 CCR6 的表达,从而抑制 Th17 效应细 胞的功能,改善相关自身免疫性疾病;该通路还能够促进 Th1 细胞分泌 IFN-γ^[116]。CD27 缺乏时,体内的 B 细胞、 T细胞和 NK 细胞等免疫细胞的功能受到影响。①CD70/ CD27 通路是 EBV 特异性 T 细胞增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,CD27/CD70 缺陷的患者 T 细胞增殖和聚集过程受损, EBV 感染难以得到控制[118];正常宿主活化的 B 细胞和 EBV 感染的 B细胞表面,CD70表达升高,B细胞表面CD70 的表达对于 EBV 特异性 T 细胞的增殖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[118]。②CD27/CD70 缺陷的患者依赖 T 细胞的 B 细胞抗 体产生功能受损,感染 EBV 后表现为持续性 EBV 病毒血 症及低丙种球蛋白血症[119]。一项临床研究中发现, Cys53Tyr 纯合突变的 8 例 CD27 缺陷的患者, 患 EBV-HLH、 淋巴增生性疾病和淋巴瘤的风险增加^[120]。CD27 缺陷的 患者,CD8⁺T细胞表面 2B4 和 NKG2D 表达降低,SAP 与 SLAM 家族之间的作用也受到影响[121]。但是 CD27/CD70 过度表达会引起一系列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[121],针对 其过度表达引起的肿瘤性疾病的免疫靶向疗法正在研究当 中[122]。CD27/CD70 缺陷的患者受到多种病毒的感染,对 EBV 感染尤为敏感,具体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。

5.1.5 MAGTI 缺陷 MAGTI 编码镁转运蛋白-MAGTI,刺 激 TCR 诱导 Mg²⁺内流,通过下游 Mg²⁺信号通路优化 Ca²⁺ 内流,活化磷脂酶 C(PLC)γ-1、蛋白激酶 C(PKC)和 NF-κB 信号通路,继而激活 T 细胞[123]。MAGTI 突变的患者血清 中 EBV 往往升高,出现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、脾肿大和 噬血细胞现象等[124]。这类疾病称之为 XMEN(X 连锁免疫 缺陷病伴镁离子缺陷 EBV 感染和肿瘤形成),其主要特点 是不可控制的慢性 EBV 感染,易出现细胞(尤其是 B 淋巴 细胞)的恶变[125]。有研究显示 7 例 MAGT1 突变的患者血 清中 EBV DNA 水平升高,其中 4 例有 B 细胞淋巴瘤,实验 刺激 PBMCs 上 T 细胞受体,发现 Ca²⁺信号表达、PLCγ-1、 PKC-和 NF-κB 的活化过程均受损^[125]。

NKG2D 是 NK 细胞活化的受体,在 CD8+T 细胞发挥细 胞毒作用的过程中也是必须的,NKG2D 功能受损可导致持 续的 EBV 病毒血症和 EBV-淋巴增生性疾病[124]。MAGT1 缺陷的患者 CD4+T 细胞数量减少,NK 细胞和 CD8+T 细胞 的数量正常[123],但是 NKG2D 的表达下降, NK 细胞和 CD8⁺T 细胞的细胞毒功能也受到损害^[125]。

XMEN 患者细胞内 Mg2+水平低下,补充镁,可能会提 高免疫功能。对 XMEN 患者的 NK 细胞和 CD8+T 细胞行 体外培养,补充 Mg2+,发现细胞毒性功能恢复,与其 NKG2D 的表达上调过程是一致的[124]。有病例报告发现,MAGT1 缺陷与卡波西肉瘤的发生有关,细胞内 Mg2+在控制 HHV8 感染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[126]。MAGTI 缺陷的患者除 EBV 的感染外,对其他病毒的控制也可能存在缺陷。

5.1.6 LRBA 缺陷 LRBA 编码产生胞质蛋白 LRBA 蛋白, 参与受体的内化[127]。LRBA 蛋白在免疫细胞表面大量表 达,LRBA 缺陷影响 B细胞活化、免疫球蛋白合成和T细胞 活化等。LRBA突变的患儿常早发炎症性肠病、慢性腹泻、 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、严重的感染和肺部疾病等,其中慢 性腹泻和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常见[127, 128]。

细胞毒性 T 细胞抗原-4(CTLA-4)调节 T 细胞发挥免 疫功能, CTLA-4 缺陷引起一系列免疫失调性疾病[129]。 LRBA 与 CTLA4 在内质网囊泡上共定位, LRBA 缺陷导致 FOXP3⁺Treg 和传统 T 细胞上 CTLA4 水平降低。LRBA 调 节 CTLA-4 的表达[130]。在 LRBA 缺陷细胞中,使用氯喹抑 制溶酶体降解可阻止 CTLA-4 丢失,该类药物可用于治疗 LRBA 缺陷[130]。阿巴西普是一种 CTLA-4 免疫球蛋白融合 药物,通过与抗原提呈细胞上的 CD80/86 结合抑制 T 细胞 激活,目前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。Lee 等[131]报告了1例 CTLA-4 功能性突变的女孩,表现为慢性腹泻、自身免疫性 肠病、巨幼红细胞性贫血、自身免疫性肝炎,阿巴西普治疗 后其自身免疫症状得到缓解, FOXP3⁺表达升高,调节 T 细 胞功能得到恢复。LRBA 缺陷患者对阿巴西普治疗亦表现 出强烈、持续的反应,治疗后间质性肺病和严重肠炎显著改 善[130]。临床研究发现 HSCT 也可以用于伴发严重疾病的 *LRBA* 缺陷的患者^[128]。

- 5.2 除易感 EB 病毒外,还易感其他病原的免疫缺陷
- 5.2.1 PI3K 信号通路缺陷 PI3K 能够产生 PIP3, 在生长 因子、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信号转导中发挥重要作用。 PI3K 由催化亚基(p110)和调节亚基(p85、p55 和 p50)组 成,调节亚基与活化的生长因子受体结合,通过催化亚基接 近脂质底物[132]发挥作用。
- 5.2.1.1 *PIK3CD* 缺陷 *PIK3CD* 编码产生催化亚基 p110δ,与调节亚基 p85a 共同组成肌醇环磷酸化 PI3K-δ,参 与 PI3K-AKT-mTOR 信号通路, 在淋巴细胞的生存和增殖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[133]。PIK3CD 突变患者多数都产生

大量的 EBV 特异性 CD8+T 细胞,过度活化 mTOR 信号, CD8+T效应细胞寿命缩短,影响记忆T和B细胞的发 育^[133]。激活 PI3K-δ 综合征(APDS)是 *PIK3CD* 基因突变 引起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,属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,新发突 变比较多见,主要表现为反复呼吸道感染、肝脾淋巴结肿 大、CMV 和/或 EBV 血症、淋巴组织增生等[134]。 PIK3CD 突变还有可能导致双侧突发性耳聋[135]。这类患者体内 CD8⁺T细胞、CD4⁺T细胞和记忆性B细胞数量减少,IgM增 高,伴或不伴 IgG 和 IgA 降低,活化诱导的细胞死亡增 加[134],故控制 EBV 感染的能力降低[136]。与其他高 IgM 血症(HIGM)不同,PIK3CD 突变引起的恶性肿瘤是在慢性 良性病变的基础上发生的[136]。

APDS 的治疗药物多集中在 PI3K-AKT-mTOR 通路上, 雷帕霉素最初作为免疫抑制剂应用,在细胞中与 FK 结合 蛋白-12(FKBP-12)结合生成免疫抑制复合物,与哺乳动物 的雷帕霉素靶蛋白 mTOR 结合,并抑制其活性,阻断了由抗 原和细胞因子(IL-2、IL-4、IL-5)驱动的 T 淋巴细胞活化增 殖,抑制细胞周期从 G1 期进入 S 期,使 Tc 和 Td 细胞不能 成为具有免疫应答作用的致敏性T淋巴细胞。目前雷帕霉 素主要用于肾移植受者,预防器官排斥。Lucas 等[136]报 告,1 例患者使用雷帕霉素后,循环 T 细胞增殖改善。2016 年 Coulter 研究中的 4 例患者使用雷帕霉素后非肿瘤性的 淋巴增殖明显好转,皮肤 T 细胞淋巴瘤也得到了缓解[137]。 5.2.1.2 PIK3R1 缺陷 目前有两种与 PIK3R1 基因突变相 关联的遗传病,一种是 PIK3R1 杂合突变引起的 SHORT 综 合征,表现为身材矮小、脂肪萎缩,常伴随胰岛素抵抗;另一 种是 PIK3R1 纯合突变引起的 B 细胞缺乏,表现为低丙种 球蛋白血症[138]。有研究报道 4 例有 PIK3R1 剪接位点杂 合突变的患者,主要表现为类似 PIK3CD 突变的临床表现 包括反复肺炎、淋巴组织增生等。其中1例患者血清中有 高 EBV 和 CMV 病毒载量[138], 初始 CD4⁺T 和 CD8⁺T 细胞 缺乏,衰老 CD4⁺T 和 CD8⁺T 细胞过量,IgM 水平升高^[139]。 5.2.2 CTPSI 缺陷 胞苷 5 磷酸合酶 1 基因(CTPSI) 突变 导致 CTPS1 蛋白合成缺失。淋巴细胞中胞苷 5′磷酸(CTP) 从头合成过程在 DNA 复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[140]。 T 细 胞受到 TCR-CD3/CD28 共刺激活化后,大量表达 CTPS1,在 免疫应答过程中维持活化的淋巴细胞增殖。在淋巴细胞 中,CTPS1 介导 CTP 的合成,是机体实现适应性免疫应答 的关键[141]。CTPS1 缺陷的患者淋巴细胞减少, CD4/CD8 比例降低,易发生多种感染,尤其是 EBV 和 VZV[141]。研究 报道 8 例 CTPS1 缺陷的患者中 4 例在感染第 1 年内出现 IM 样综合征.3 例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 EBV 阳性 B-LPD. 另外 1 例表现为无症状的慢性 EB 病毒血症。CTPSI 缺陷 的患者,感染病毒后不能诱发原发性T细胞扩增,对疱疹病 毒尤其是 EBV 具有明显的易感性[141]。

5.2.3 STK4 缺陷 STK4 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20q11.2-

q13.2,包含11个外显子,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的裂解片段 能够磷酸化组蛋白 H2B,与凋亡过程密切相关,故被认为是 一种促凋亡蛋白,是细胞增殖和凋亡信号通路中的重要分 子。STK4基因敲除的小鼠中,STK4通过FOXO1/FOXO3 调控 T 调节细胞的发育[142]。STK4 基因纯合突变的患儿常 反复发生多种感染,如细菌感染,真菌感染,HPV、HSV、 VAV 和 EBV 等病毒感染[143]。一项研究中,2 例患儿血清 中EBV 滴度升高,其中1例发展为EBV-霍奇金淋巴瘤,另 1 例发展为 EBV-LPD^[144]。

5.2.4 GATA2 缺陷 GATA2 编码产生造血过程所需的转录 因子, GATA2 突变的患者体内 B 细胞、CD4⁺T 细胞、NK 细 胞和单核细胞等造血细胞数量均减少[145]。由于 B 细胞的 缺乏,EBV 不能形成潜伏感染,此类患者很少出现 EBV 相 关的 B-LPD,但 NK 细胞缺乏使机体无法控制病毒的复制, 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细胞的大量增殖,如平滑肌肉瘤等[146]。 GATA2 突变的患者表现为慢性活动性 EBV 感染、EBV 阳性 的平滑肌肉瘤和持续性 EBV 病毒血症[147]。这类患者不仅 对 EBV 敏感,还易感染其他疱疹病毒、人乳头瘤病毒、真菌 和非结核分支杆菌等[148]。

弥漫性实质性肺病,伴随 WBC 减少的患者应考虑 GATA2 缺陷的可能。GATA2 缺陷的表型复杂多样,包括急 性髓系白血病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、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肺 部疾病等[148],早期基因诊断对临床预防、治疗和家族筛查 等至关重要[145]。HSCT 也有助于 GATA2 缺陷的患者重建 免疫功能和治疗 EBV 相关的肿瘤等[147]。

5.2.5 MCM4 缺陷 MCM4 基因编码产生微小染色体维持 蛋白 4(MCM4 蛋白),是 DNA 复制过程中的一种解旋酶, 在修复 DNA 和维持 NK 细胞正常功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[149]。MCM4 突变影响 MCM4/6/7 复合物的形成,突 变的复合物不稳定,并干扰 DNA 正常复制[150]。MCM4 缺 陷的患者中,T细胞、B细胞和CD56⁺NK细胞数量正常, CD56⁻NK细胞缺失,可能是细胞增殖过程中CD56⁺NK细 胞向 CD56 NK 细胞转变受到抑制,影响 NK 细胞的成 熟[151]。部分 MCM4 缺陷的患者表现为特定的造血功能减 退(NK CD56⁻细胞缺陷)和内分泌功能紊乱(肾上腺功能 不全)等,不同组织对 MCM4 的需求可能不同[151]。

MCM4 缺陷的患者伴发多种发育缺陷,尤其是 NK 细 胞缺陷者对多种病毒易感[152]。

5.2.6 *FCγR3A* 缺陷 *FCγR3A* 编码 Fc 受体 CD16.其在 NK 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表面大量表达。该基因突变导致 经典的 NK 细胞缺陷。成熟的 NK 细胞通过其表面 Fc 受体 (FcR)识别靶抗原(如细菌或肿瘤细胞)Fc 段,直接杀伤靶 细胞(ADCC), FCyR3A 突变导致 NK 细胞 Fc 受体缺陷,不 能发挥其 ADCC 作用。有文献[110]报告,2 例 FCyR3A 突变 的患者,其中1例表现为长期 IM 症状,另1例为复发性 EBV 相关的 B-LPD。CD16 与细胞表面的 CD2 结合后发挥

共刺激作用,促进 NK 细胞的裂解作用,FCyR3A 突变影响 CD16与CD2之间的相互作用,削弱了NK细胞的细胞毒 性[146]。

部分效应 T 细胞中也有 FcγR3 的表达,这类细胞呈大 颗粒细胞的形态,胞内穿孔素阳性,可以直接介导 ADCC 的 作用,体外实验中用 EBV 刺激 PBMCs 后,EBV-特异性 T 淋 巴细胞系中出现这类细胞[153]。

5.2.7 *CARD11* 缺陷 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(DLBCL)中 ABC 亚型的存活依赖于 NF-κB 信号的激活, CARD11 突变 引起淋巴细胞中 NF-κB 活化,诱发初始 B 细胞扩增和 T 细 胞低反应,引起 B 细胞恶性肿瘤,尤其是 DLBCL[154]; CARD11 突变通常表现为 B 细胞扩增伴随 T 细胞无能 (BENTA)、EBV 慢性感染、接触性传染性软疣和博卡病毒 感染[154]。EBV 感染可引起细胞增殖和永生化,表现为持 续多克隆 B 淋巴细胞增多症,与 BENTA 的表型相似,EBV 滴度也可以代表机体内 B 淋巴细胞增加的程度,从而提示 BENTA 预后^[154]。VR09 细胞系具有活化的 DLBCL 的浆细 胞分化特性,在免疫缺陷的小鼠中发展为肿瘤,这种模型可 用于 B 细胞增生水平低且有浆细胞分化特点的 DLBCL 患 者的相关研究中[155]。

BENTA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法,有发展为恶性肿瘤可 能,需要进行密切随访[156]。EZH2、CD79B、CARD11 和 MYD88 突变影响 NF-кВ 信号通路, 可考虑分子靶向治 疗[157]。CARD11 缺陷选择性引起 B 细胞扩增和转化的具 体机制尚不清楚。

5.2.8 CORO1A 缺陷 CORO1A 编码冠状素-1A,冠蛋白家 族是肌动蛋白支架的重要调节因子,主要在淋巴细胞表面 表达, COROIA 突变引起 T-B+NK+联合免疫缺陷或 T 淋巴 细胞减少症[158]。冠状素-1A直接与F肌动蛋白结合,继而 与肌动蛋白相关蛋白 2/3 复合体结合,调节肌动蛋白的聚 集[159]。以往认为 CORO1A 突变的患者中 NK 细胞是不受 影响的,但是最近发现裂解颗粒进入突触膜、发挥细胞毒作 用的过程需要 F 肌动蛋白的解离,故 NK 细胞的发育过程 可能不受影响,但其效应功能受损[159]。

COROIA 突变导致 T细胞内 F-肌动蛋白聚集,导致胸 腺输出 T 细胞减少、T 细胞存活障碍[158], CORO1A 在机体 抗病毒和维持T细胞存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CORO1A 突变的患者 T细胞、B细胞和 NK细胞水平 低,容易感染多种病原体,但大多数患者的临床表现与 EBV 感染相关。CORO1A 缺陷患者都有上呼吸道的感染, 其主要特征是 EBV 感染难以控制,患者在小时候就可出现 致病性淋巴组织增生性综合征和淋巴瘤[160]。部分患者表 现为严重的水痘病毒感染、EBV 相关的淋巴组织增生性疾 病和疣等[158]。在疾病早期,尚未出现感染引发的不可逆 的并发症和 EBV 相关肿瘤时, HSCT 是有效的[160]。

5.3 与 EB 病毒感染后发生 HLH 相关的免疫缺陷 目前

已发现与 EBV-HLH 相关的基因有 PRF1、UNC13D、STX11 和 STXBP2。宿主细胞毒作用能够迅速杀灭病毒感染的细 胞、控制感染,但该过程受到影响后活化增殖的 T/NK 细胞 不能清除病毒,而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,引起 HLH[161]。不 同类型的 HLH 在不同的地区分布不同,在日本 FHL2 和 FHL3 的发病率分别约为 55%和 32%, FHL5 约为 6%; 在西 亚地区, PRF1、UNC13D 和 STX11 等突变占 FHL 患者的 80%, STXBP2 突变占 10%; 在朝鲜, 大多数 FHL 患者有 UNC13D 突变;在北美, PRF1的突变最多见,其次是 $\mathit{UNC13D}$ 和 $\mathit{STXBP2}^{[43]}_{\circ}$

5.3.1 PRF1 缺陷 FHL2 是原发型 HLH 中最常见的类型, 占 30%~40%, 是 PRF1 基因突变引起的。 PRF1 基因编码 产生无活性的穿孔素前体,随后在高尔基体内加工为有活 性的形式,成熟的穿孔素与颗粒酶储存在 NK 细胞和 CTLs 特有的分泌性溶酶体中(溶解性颗粒)与靶细胞接触后,溶 解性颗粒释放其内容物,分泌的穿孔素介导靶细胞膜的溶 解,使得颗粒酶进入靶细胞,破坏靶细胞[161]。HLH 患者中 NK 细胞的溶细胞作用和 CTLs 的细胞毒作用受损,不能控 制病毒的扩增,大量细胞因子的释放,引起组织损伤[161]。 穿孔素监视病毒感染的细胞和异常转化的细胞、PRF1基因 突变导致穿孔素的减少或缺乏,易发生细胞增殖和淋巴组 织增生[162]。部分患者体内存在 PRF1 的错义突变,可以合 成正常数量的突变 PRF1,但是这一类蛋白没有细胞毒作 用[41]。PRF1 突变的患者 NK 细胞功能受到抑制,故可以 通过评价 NK 细胞的活性来协助诊断[163]。

5.3.2 *UNC13D* 缺陷 *UNC13D* 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17q25, 其突变引起 FHL3。UNC13D 编码产生 Munc13-4 蛋白,在 造血细胞表面大量表达,参与囊泡启动,促进分泌型溶酶体 胞吐。FHL3 的患者,缺乏 Munc13-4,影响溶细胞颗粒的胞 世[161]。Munc13-4与 Rab27A 结合,共同定位在 CTLs 和肥 大细胞膜的分泌型溶酶体膜上,促进血小板致密核心颗粒 的分泌[161]。UNC13D 突变大多是剪接突变,发生拼接错 误[164]。日本 16 例 FHL 患者中有 6 例发生 UNC13D 突变, FHL3 可能占 FHL 的 20%~25% [105]。

5.3.3 STX11 缺陷 STX11 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6q24,编码 突触融合蛋白 11,该蛋白位于靶细胞膜可溶性 N-乙基马来 酰亚胺敏感因子附着蛋白受体(t-SNARES)上[105]。突触融 合蛋白 11 在单核细胞、NK 细胞和 CTLs 上表达,参与囊泡 的启动和膜融合过程,影响细胞毒作用[41]。STX11 突变引 起 FHL4, FHL4 患者中 NK 细胞的细胞毒作用缺陷,但 CTLs 的细胞毒作用正常[165]。目前在日本以及其他地区没 有发现 STX11 突变,该基因突变可能与种族有关[105]。

5.3.4 STXBP 缺陷 突触结合蛋白 2 的编码基因突变引 起 FHL5,该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19p,编码产生 Munc18-2 蛋 白,参与调节胞内运输、控制 SNARE 复合体装配和分解,促 使细胞毒颗粒的囊泡与浆细胞膜融合,释放穿孔素 1 和颗



粒酶等细胞毒性的颗粒,破坏病毒感染的细胞[166]。 Munc18-2 对突触融合蛋白 11 起稳定作用, STXBP2 突变的 淋巴细胞中突触融合蛋白 11 的表达水平很低[41]。FHL5 的发病年龄 3 天至 17 岁,平均 3~15 个月,多数患者都有 肝脏损害,50%的患者有中枢神经系统病变。有病例报告 显示 CAEBV 患者也发生 STXBP 突变,故该基因突变也可 能导致严重的 CAEBV [167]。

综上所述,EBV 感染临床表现的多样性与机体的免疫 状态密切相关。目前对 EBV,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。探索 机体发生难以控制的 EBV 感染的免疫机制,是当前亟待进 行的工作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Sample J, Kieff EF, Kieff ED. Epstein-Barr virus types 1 and 2 have nearly identical LMP-1 transforming genes. J Gen Virol, 1994, 75 (Pt 10): 2741-2746
- [2] Odumade OA, Hogquist KA, Balfour HH Jr. Progress and problems in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primary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s. Clin Microbiol Rev, 2011, 24(1): 193-209
- [3] Palser AL, Grayson NE, White RE, et al. Genome diversity of Epstein-Barr virus from multiple tumor types and normal infection, J Virol, 2015, 89(10): 5222-5237
- [4] Arvey A, Tempera I, Tsai K, et al. An atlas of the Epstein-Barr virus transcriptome and epigenome reveals host-virus regulatory interactions. Cell Host Microbe, 2012, 12(2):233-245
- [5] Reusch JA, Nawandar DM, Wright KL, et al. Cellular differentiation regulator BLIMP1 induces Epstein-Barr virus lytic reactivation in epithelial and B cells by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rom both the R and Z promoters. J Virol, 2015, $89(3) \cdot 1731 - 1743$
- [6] Seto E, Moosmann A, Gromminger S, et al. Micro RNAs of Epstein-Barr virus promote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nd prevent apoptosis of primary human B cells. PLoS Pathog, 2010, 6 (8) · e1001063
- [7] Urquiza M, Lopez R, Patino H, et al. Identification of three gp350/220 regions involved in Epstein-Barr virus invasion of host cells. J Biol Chem, 2005, 280(42): 35598-35605
- [8] Murata T, Tsurumi T. Switching of EBV cycles between latent and lytic states. Rev Med Virol, 2014, 24(3): 142-153
- [9] Mansouri S, Pan Q, Blencowe BJ, et al. Epstein-Barr virus EBNA1 protein regulates viral latency through effects on let-7 microRNA and dicer. J Virol, 2014, 88(19):11166-11177
- [10] Grimm T, Schneider S, Naschberger E, et al. EBV latent membrane protein-1 protects B cells from apoptosis by inhibition of BAX. Blood, 2005, 105(8): 3263-3269
- [11] Imadome K. The clinical condition and diagnosis of EBV-T/ NK-LPD (CAEBV, EBV-HLH etc.). Rinsho Ketsueki, 2013, 54(10): 1992-1998
- [12] Laichalk LL, Thorley-Lawson DA.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 into plasma cells initiates the replicative cycle of Epstein-Barr virus in vivo. J Virol, 2005, 79(2): 1296-1307
- [13] Young LS, Yap LF, Murray PG. Epstein-Barr virus: more than 50 years old and still providing surprises. Nat Rev Cancer, 2016, 16(12): 789-802
- [14] McKenzie J, El-Guindy A. Epstein-Barr Virus Lytic Cycle Reactivation. Curr Top Microbiol Immunol, 2015, 391: 237-
- [15] Hutt-Fletcher LM. Epstein-Barr virus entry. J Virol, 2007, 81 (15): 7825-7832

- [16] Hoshino Y, Nishikawa K, Ito Y, et al. Kinetics of Epstein-Barr virus load and virus-specific CD8+ T cells in acute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. J Clin Virol, 2011, 50(3): 244-246
- [17] Taylor GS, Long HM, Brooks JM, et al. The immunology of Epstein-Barr virus-induced disease. Annu Rev Immunol, 2015,
- [18] Jayasooriya S, de Silva TI, Njie-jobe J, et al. Early virological and immunological events in asymptomatic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 in African children. PLoS Pathog, 2015, 11(3):
- [19] Dunmire SK, Hogquist KA, Balfour HH.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. Curr Top Microbiol Immunol, 2015, 390(Pt 1): 211-240
- [20] Balfour HJ, Odumade OA, Schmeling DO, et al. Behavioral, virologic, and immunolog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cquisition and severity of primary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. J Infect Dis, 2013, 207(1):80-88
- [21] Hoshino Y, Morishima T, Kimura H, et al. Antigen-driven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CD8+-activated T cells in primary EBV infection. J Immunol, 1999, 163(10): 5735-5740
- [22] Hoshino Y, Nishikawa K, Ito Y, et al. Kinetics of Epstein-Barr virus load and virus-specific CD8+ T cells in acute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. J Clin Virol, 2011, 50(3): 244-246
- [23] Long HM, Chagoury OL, Leese AM, et al. MHC II tetramers visualize human CD4+ T cell responses to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 and demonstrate atypical kinetics of the nuclear antigen EBNA1 response. J Exp Med, 2013, 210(5):933-949
- [24] Chijioke O, Muller A, Feederle R, et al. Human natural killer cells prevent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features by targeting lytic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Cell Rep, 2013, 5(6): 1489-1498
- [25] Selin LK, Brehm MA, Naumov YN, et al. Memory of mice and men: CD8+ T-cell cross-reactivity and heterologous immunity. Immunol Rev, 2006, 211: 164-181
- [26] Maeda A, Sato T, Wakiguchi H. Epidemiology of Epstein-Barr virus (EBV) infection and EBV-associated diseases. Nihon Rinsho, 2006, 64 Suppl 3: 609-612
- [27] Fujiwara S, Kimura H, Imadome K, et al. Current research on chronic active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 in Japan. Pediatr Int, 2014, 56(2):159-166
- [28] Okano M, Kawa K, Kimura H, et al. Proposed guidelines for diagnosing chronic active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Am J Hematol, 2005, 80(1):64-69
- [29] Kikuta H, Taguchi Y, Tomizawa K, et al. Epstein-Barr virus genome-positive T lymphocytes in a boy with chronic active EBV infection associated with Kawasaki-like disease. Nature, 1988. 333(6172):455-457
- [30] Eligio P, Delia R, Valeria G. EBV chronic infections. Mediterr J Hematol Infect Dis, 2010, 2(1): e2010022
- [31] Kawano Y, Iwata S, Kawada J, et al. Plasma viral microRNA profiles reveal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chronic active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J Infect Dis, 2013, 208(5):771-779
- [32] Yamashita N, Kimura H, Morishima T. Virological aspects of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s. Acta Med Okayama, 2005, 59 (6): 239-246
- [33] Kimura H, Hoshino Y, Kanegane H, et al. Clinical and vir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active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Blood, 2001, 98(2): 280-286
- [34] Kawa K, Sawada A, Sato M, et al. Excellent outcome of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CT with reduced-intensity condition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active EBV infection. Bone Marrow Transplant, 2011, 46(1):77-83
- [35] Sato E, Ohga S, Kuroda H, et al.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Epstein-Barr virus-associated T/ natural killer-cel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 in Japan. Am J Hematol, 2008, 83(9):721-727

- [36] Arai A, Nogami A, Imadome K, et al. Sequential monitoring of serum IL-6, TNF-alpha, and IFN-gamma levels in a CAEBV patient treated by plasma exchange and immunochemotherapy. Int J Hematol, 2012, 96(5):669-673
- [37] Henter JI, Horne A, Arico M, et al. HLH-2004: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guidelines for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. Pediatr Blood Cancer, 2007, 48(2):124-131
- [38] Jordan MB, Filipovich AH.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: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(big) step. Bone Marrow Transplant, 2008, 42(7): 433-437
- [39] Ishii E, Ohga S, Imashuku S, et al. Nationwide survey of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in Japan. Int J Hematol, 2007, 86(1): 58-65
- [40] Qiang Q, Zhengde X, Shuang Y, et al. Prevalence of coinfection in children with Epstein-Barr virus-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. J Pediatr Hematol Oncol, 2012, 34(2): e45-e48
- [41] Usmani GN, Woda BA, Newburger PE.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HLH. Br J Haematol, 2013, 161(5): 609-622
- [42] Yang X, Miyawaki T, Kanegane H. SAP and XIAP deficiency in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. Pediatr Int, 2012, 54 (4): 447-454
- [43] Ishii E.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in Children: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. Front Pediatr, 2016, 4:47
- [44] Petrova M, Muhtarova M, Nikolova M, et al. Chronic Epstein-Barr virus-related hepatitis i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. World J Gastroenterol, 2006, 12(35): 5711-5716
- [45] Danhaive O, Caniglia M, Devito R, et al. Neonatal liver failure and ha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caused by a new perforin mutation. Acta Paediatr, 2010, 99(5):778-780
- [46] Tsunoda T, Inui A, Iwasawa K, et al. Acute liver dysfunction not resulting from hepatitis viruses in immunocompetent children. Pediatr Int, 2017, 59(5):551-556
- [47] Lee JI, Lee SW, Han NI, et al. A case of severe chronic active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 with aplastic anemia and hepatitis. Korean J Gastroenterol, 2016, 67(1): 39-43
- [48] Sakai M, Togitani K, Tsukuda T, et al. Young adult onset systemic Epstein-Barr virus-positive T-cel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of childhood. Rinsho Ketsueki, 2015, 56(5):501-505
- [49] Tsurumi T, Fujita M, Kudoh A. Latent and lytic Epstein-Barr virus replication strategies. Rev Med Virol, 2005, 15(1): 3-15
- [50] Iskra S, Kalla M, Delecluse HJ, et al. Toll-like receptor agonists synergistically increase proliferation and activation of B cells by epstein-barr virus. J Virol, 2010, 84(7):3612-3623
- [51] Hislop AD, Taylor GS. T-Cell Responses to EBV. Curr Top Microbiol Immunol, 2015, 391: 325-353
- [52] Rickinson AB, Long HM, Palendira U, et al. Cellular immune controls over Epstein - Barr virus infection: new lessons from the clinic and the laboratory. Trends Immunol, 2014, 35(4): 159, 160
- [53] Juno JA, van Bockel D, Kent SJ, et al. Cytotoxic CD4 T Cells-Friend or Foe during Viral Infection? Front Immunol, 2017, 8: 19
- [54] Haigh TA, Lin X, Jia H, et al. EBV latent membrane proteins (LMPs) 1 and 2 as immunotherapeutic targets: LMP-specific CD4+ cytotoxic T cell recognition of EBV-transformed B cell lines. J Immunol, 2008, 180(3):1643-1654
- [55] Long HM, Haigh TA, Gudgeon NH, et al. CD4⁺ T-cell responses to Epstein-Barr virus (EBV) latent-cycle antigen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EBV-transformed lymphoblastoid cell lines. J Virol, 2005, 79(8):4896-4907

- [56] Martin HJ, Lee JM, Walls D, et al. Manipulation of the tolllike receptor 7 signaling pathway by Epstein-Barr virus. J Virol, 2007, 81(18): 9748-9758
- [57] Merad M, Sathe P, Helft J, et al. The dendritic cell lineage: ontogeny and function of dendritic cells and their subsets in the steady state and the inflamed setting. Annu Rev Immunol, 2013, 31: 563-604
- [58] Severa M, Giacomini E, Gafa V, et al. EBV stimulates TLRand autophagy-dependent pathways and impairs maturation in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: implications for viral immune escape. Eur J Immunol, 2013, 43(1):147-158
- [59] Woellmer A, Arteaga-Salas JM, Hammerschmidt W. BZLF1 governs CpG-methylated chromatin of Epstein-Barr virus reversing epigenetic repression. PLoS Pathog, 2012, 8(9): e1002902
- [60] Quan TE, Roman RM, Rudenga BJ, et al. Epstein-Barr virus promotes interferon-alpha production by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. Arthritis Rheum, 2010, 62(6):1693-1701
- [61] Munz C. Dendritic cells during Epstein Barr virus infection. Front Microbiol, 2014, 5: 308
- [62] Lünemann A, Vanoaica LD, Azzi T, et al. A distinct subpopulation of human natural killer cells restricts B cell transformation by the Epstein-Barr virus. J Immunol, 2013, 191(10): 4989-4995
- [63] Iwakiri D, Zhou L, Samanta M, et al. Epstein-Barr virus (EBV)-encoded small RNA is released from EBV-infected cells and activates signaling from Toll-like receptor 3. J Exp Med, 2009, 206(10): 2091-2099
- [64] Carrega P, Ferlazzo G. Natural killer cell distribution and trafficking in human tissues. Front Immunol, 2012, 3:347
- [65] Freud AG, Yu J, Caligiuri MA. Human natural killer cell development in secondary lymphoid tissues. Semin Immunol, 2014, 26(2):132-137
- [66] Azzi T, Lunemann A, Murer A, et al. Role for earlydifferentiated natural killer cells in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. Blood, 2014, 124(16): 2533-2543
- [67] Chijioke O, Müller A, Feederle R, et al. Human natural killer cells prevent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features by targeting lytic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Cell Rep, 2013, 5(6):1489-1498
- [68] Hislop AD. Early virological and immunological events in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Curr Opin Virol, 2015, 15(12): 75-79
- [69] Zauner L, Nadal D. Understanding TLR9 action in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Front Biosci (Landmark Ed), 2012, 17: 1219-1231
- [70] Younesi V, Nikzamir H, Yousefi M, et al. Epstein Barr virus inhibits the stimulatory effect of TLR7/8 and TLR9 agonists but not CD40 ligand in human B lymphocytes. Microbiol Immunol, 2010, 54(9): 534-541
- [71] Martin HJ, Lee JM, Walls D, et al. Manipulation of the tolllike receptor 7 signaling pathway by Epstein-Barr virus. J Virol, 2007, 81(18):9748-9758
- [72] Samanta M, Iwakiri D, Takada K. Epstein-Barr virus-encoded small RNA induces IL-10 through RIG-I-mediated IRF-3 signaling. Oncogene, 2008, 27(30):4150-4160
- [73] Fathallah I, Parroche P, Gruffat H, et al. EBV latent membrane protein 1 is a negative regulator of TLR9. J Immunol, 2010, 185(11): 6439-6447
- [74] Zuo J, Thomas W, van Leeuwen D, et al. The DNase of gammaherpesviruses impairs recognition by virus-specific CD8⁺ T cells through an additional host shutoff function. J Virol, 2008, 82(5): 2385-2393
- [75] van Gent M, Griffin BD, Berkhoff EG, et al. EBV lytic-phase protein BGLF5 contributes to TLR9 downregulation during productive infection. J Immunol, 2011, 186(3):1694-1702



- [76] Vallabhapurapu S. Karin M. Regulation and Function of NFкВ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the Immune System. Annu Rev Immunol, 2009, 27: 693-733
- [77] Shkoda A, Town JA, Griese J, et al. The germinal center kinase TNIK is required for canonical NF-kappaB and JNK signaling in B-cells by the EBV oncoprotein LMP1 and the CD40 receptor. PLoS Biol, 2012, 10(8): e1001376
- [78] Chang LS, Wang JT, Doong SL, et al. Epstein-Barr virus BGLF4 kinase downregulates NF-kappaB transactivation through phosphorylation of coactivator UXT. J Virol, 2012, 86 (22): 12176-12186
- [79] van Gent M, Braem SG, de Jong A, et al. Epstein-Barr virus large tegument protein BPLF1 contributes to innate immune evasion through interference with toll-like receptor signaling. PLoS Pathog, 2014, 10(2): e1003960
- [80] Buisson M, Geoui T, Flot D, et al. A bridge crosses the active-site canyon of the Epstein-Barr virus nuclease with DNase and RNase activities. J Mol Biol, 2009, 391(4):717-728
- [81] Rowe M, Glaunsinger B, Van LD, et al. Host shutoff during productive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 is mediated by BGLF5 and may contribute to immune evasion. Proc Natl Acad Sci USA. 2007, 104(9): 3366-3371
- [82] Horst D, Favaloro V, Vilardi F, et al. EBV protein BNLF2a exploits host tail-anchored protein integration machinery to inhibit TAP. J Immunol, 2011, 186(6): 3594-3605
- [83] Croft NP, Shannon-Lowe C, Bell AI, et al. Stage-specific inhibition of MHC class I presentation by the Epstein-Barr virus BNLF2a protein during virus lytic cycle. PLoS Pathog, 2009, 5(6): e1000490
- [84] Paulsen SJ, Rosenkilde MM, Eugen-Olsen J, et al. Epstein-Barr virus-encoded BILF1 is a constitutively active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. J Virol, 2005, 79(1): 536-546
- [85] Zuo J, Currin A, Griffin BD, et al. The Epstein-Barr virus Gprotein-coupled receptor contributes to immune evasion by targeting MHC class I molecules for degradation. PLoS Pathog, 2009, 5(1): e1000255
- [86] Kim SY, Kim JE, Won J, et al.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apamycin-inducible EBV LMP1 activation system. J Microbiol, 2015, 53(10):732-738
- [87] Xu D, Brumm K, Zhang L. The latent membrane protein 1 of Epstein-Barr virus (EBV) primes EBV latency cells for type I interferon production. J Biol Chem, 2006, 281(14):9163-9169
- [88] Ning S, Pagano JS. The A20 deubiquitinase activity negatively regulates LMP1 activation of IRF7. J Virol, 2010, 84(12):
- [89] Geiger TR, Martin JM. The Epstein-Barr virus-encoded LMP-1 oncoprotein negatively affects Tyk2 phosphorylation and interferon signaling in human B cells. J Virol, 2006, 80(23): 11638-11650
- [90] Couper KN, Blount DG, Riley EM. IL-10: the master regulator of immunity to infection. J Immunol, 2008, 180(9): 5771-5777
- [91] Hu Z, Usherwood EJ. Immune escape of $\gamma\text{-herpesviruses}$ from adaptive immunity. Rev Med Virol, 2014, 24(6): 365-378
- [92] Ahmed W, Philip PS, Tariq S, et al. Epstein-Barr virusencoded small RNAs (EBERs) are present in fractions related to exosomes released by EBV-transformed cells. PLoS One, 2014, 9(6): e99163
- [93] Lee N, Pimienta G, Steitz JA. AUF1/hnRNP D is a novel protein partner of the EBER1 noncoding RNA of Epstein-Barr virus. RNA, 2012, 18(11): 2073-2082
- [94] White EJ, Brewer G, Wilson GM. Post-transcriptional control of gene expression by AUF1: mechanisms, physiological targets, and regulation. Biochim Biophys Acta, 2013, 1829(6-7): 680-688

- [95] Lee N, Moss WN, Yario TA, et al. EBV noncoding RNA binds nascent RNA to drive host PAX5 to viral DNA. Cell, 2015, 160(4):607-618
- [96] Klinke O, Feederle R, Delecluse HJ. Genetics of Epstein-Barr virus microRNAs. Semin Cancer Biol, 2014, 26: 52-59
- [97] Qiu J, Thorley-Lawson DA. EBV microRNA BART 18-5p targets MAP3K2 to facilitate persistence in vivo by inhibiting viral replication in B cells.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, 2014, 111(30): 11157-11162
- [98] Kalla M, Hammerschmidt W. Human B cells on their route to latent infection-early but transient expression of lytic genes of Epstein-Barr virus. Eur J Cell Biol, 2012, 91(1):65-69
- [99] Xia T, O'Hara A, Araujo I, et al. EBV microRNAs in primary lymphomas and targeting of CXCL-11 by ebv-mir-BHRF1-3. Cancer Res. 2008, 68(5): 1436-1442
- [100] Haneklaus M, Gerlic M, Kurowska-Stolarska M, et al. Cutting edge: miR-223 and EBV miR-BART15 regulate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nd IL-1beta production. J Immunol, 2012, 189 (8): 3795-3799
- [101] Feederle R, Linnstaedt SD, Bannert H, et al. A Viral microRNA Cluster Strongly Potentiates the Transforming Properties of a Human Herpesvirus. Plos Pathogens, 2011, 7 (2): e1001294
- [102] Shinozaki-Ushiku A, Kunita A, Isogai M, et al. Profiling of virus-encoded microRNAs in Epstein-Barr virus-associated gastric carcinoma and their roles in gastric carcinogenesis. J Virol, 2015, 89(10):5581-5591
- [103] Skalsky RL, Kang D, Linnstaedt SD, et al. Evolutionary conservation of primate lymphocryptovirus microRNA targets. J Virol, 2014, 88(3): 1617-1635
- [104] Wada T, Kanegane H, Ohta K, et al. Sustained elevation of serum interleukin-18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in XIAP deficiency. Cytokine, 2014, 65 (1):74-78
- [105] Gholam C, Grigoriadou S, Gilmour KC, et al. Familial ha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: advances in the genetic basis,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. Clin Exp Immunol, 2011, 163(3):271-283
- [106] Pachlopnik Schmid J., Canioni D., Moshous D., et al. Clinic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atients with X-linked lymphoproliferative syndrome type 1 (XLP-1/SAP deficiency) versus type 2 (XLP-2/XIAP deficiency). Blood, 2011, 117 (5): 1522-1529
- [107] Kanegane H, Yang X, Zhao M, et al.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 of X-linked lymphoproliferative syndrome type 1 (SAP deficiency) in Japan identifi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flow cytometric assay and genetic analysis. Pediatr Allergy Immunol, 2012, 23(5): 488-493
- [108] Milone MC, Tsai DE, Hodinka RL, et al. Treatment of primary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X-linked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 using B-cell-directed therapy. Blood, 2005, 105(3): 994-996
- [109] Speckmann C, Lehmberg K, Albert MH, et al. X-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(XIAP) deficiency: the spectrum of presenting manifestations beyond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. Clin Immunol, 2013, 149(1):133-141
- [110] Cohen JI. Primary immunodeficiencies associated with EBV disease. Curr Top Microbiol Immunol, 2015, 390(Pt 1): 241-
- [111] Lopez-Granados E, Stacey M, Kienzler AK, et al. A mutation in X-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(G466X) leads to memory inflation of Epstein-Barr virus-specific T cells. Clin Exp Immunol, 2014, 178(3):470-482
- [112] Krieg A, Correa RG, Garrison JB, et al. XIAP mediates NOD signaling via interaction with RIP2.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, 2009, 106(34):14524-14529

- [113] Basiaga ML, Weiss PF, Behrens EM. BIRC4 Mutation: An Important Rare Cause of Uveitis. J Clin Rheumatol, 2015, 21 (8): 444-447
- [114] Bienemann K, Borkhardt A, Klapper W, et al. High incidence of Epstein-Barr virus (EBV)-positive Hodgkin lymphoma and Hodgkin lymphoma-like B-cell lymphoproliferations with EBV latency profile 2 in children with interleukin-2-inducible T-cell kinase deficiency. Histopathology, 2015, 67(5):607-616
- [115] Ghosh S, Bienemann K, Boztug K, et al. Interleukin-2inducible T-cell kinase (ITK) deficiency - clinical and molecular aspects. J Clin Immunol, 2014, 34(8): 892-899
- [116] Coquet JM, Middendorp S, van der Horst G, et al. The CD27 and CD70 costimulatory pathway inhibits effector function of T helper 17 cells and attenuates associated autoimmunity. Immunity, 2013, 38(1):53-65
- [117] Denoeud J, Moser M. Role of CD27/CD70 pathway of activation in immunity and tolerance. J Leukoc Biol, 2011, 89 (2):195-203
- [118] Izawa K, Martin E, Soudais C, et al. Inherited CD70 deficiency in humans reveals a critical role for the CD70-CD27 pathway in immunity to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J Exp Med, 2017, 214(1):73-89
- [119] van Montfrans JM, Hoepelman AI, Otto S, et al. CD27 deficiency is associated with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and persistent symptomatic EBV viremia. J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2, 129(3):787-793
- [120] Salzer E, Daschkey S, Choo S, et al.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with life-threatening EBV-associated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 in patients lacking functional CD27. Haematologica, 2013, 98(3):473-478
- [121] Abolhassani H, Edwards ES, Ikinciogullari A, et al.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and Epstein-Barr virus-induced B cell malignancy in humans with inherited CD70 deficiency. J Exp Med, 2017, 214(1):91-106
- [122] Jacobs J, Deschoolmeester V, Zwaenepoel K, et al. CD70: An emerging target in cancer immunotherapy. Pharmacol Ther, 2015, 155: 1-10
- [123] Li FY, Lenardo MJ, Chaigne-Delalande B. Loss of MAGT1 abrogates the Mg²⁺ flux required for T cell signaling and leads to a novel human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. Magnes Res, 2011, 24(3): S109-114
- [124] Ravell J, Chaigne-Delalande B, Lenardo M. X-linked immunodeficiency with magnesium defect,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, and neoplasia disease: a combined immune deficiency with magnesium defect. Curr Opin Pediatr, 2014, 26(6):713-719
- [125] Chaigne-Delalande B, Li FY, O'Connor GM, et al. Mg²⁺ regulates cytotoxic functions of NK and CD8 T cells in chronic EBV infection through NKG2D. Science, 2013, 341(6142): 186-191
- [126] Brigida I, Chiriaco M, Di Cesare S, et al. Large Deletion of MAGT1 Gene in a Patient with Classic Kaposi Sarcoma, CD4 Lymphopenia, and EBV Infection. J Clin Immunol, 2017, 37 (1): 32-35
- [127] Alangari A, Alsultan A, Adly N, et al. LPS-responsive beigelike anchor (LRBA) gene mutation in a family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. J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2, 130(2):481-488
- [128] Bakhtiar S, Gámez-Díaz L, Jarisch A, et al. Treatment of infantil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autoimmunity by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LPS-responsive beigelike anchor deficiency. Front Immunol, 2017, 8: 52
- [129] Hou TZ, Verma N, Wanders J, et al. Identifying functional defects in patients with immune dysregulation due to LRBA and CTLA-4 mutations. Blood, 2017, 129(11):1458-1468

- [130] Lo B, Zhang K, Lu W, et al. AUTOIMMUNE DISEASE. Patients with LRBA deficiency show CTLA4 loss and immune dysregulation responsive to abatacept therapy. Science, 2015, 349(6246): 436-440
- [131] Lee S, Moon JS, Lee CR, et al. Abatacept alleviates severe autoimmune symptoms in a patient carrying a de novo variant in CTLA-4. J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6, 137(1):327-330
- [132] Spender LC, Lucchesi W, Bodelon G, et al. Cell target genes of Epstein-Barr virus transcription factor EBNA-2: induction of the p55alpha regulatory subunit of PI3-kinase and its role in survival of EREB2.5 cells. J Gen Virol, 2006, 87(10): 2859-2867
- [133] Crank MC, Grossman JK, Moir S, et al. Mutations in PIK3CD can cause hyper IgM syndrome (HIGM)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cancer susceptibility. J Clin Immunol, 2014, 34(3): 272-276
- [134] Angulo I, Vadas O, Garcon F, et al.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δ gene mutation predisposes to respiratory infection and airway damage. Science, 2013, 342(6160): 866-871
- [135] Zou J, Duan X, Zheng G, et al. A novel PIK3CD C896T mutation detected in bilateral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: An indication of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. J Otol, 2016, 11(2):78-83
- [136] Lucas CL, Kuehn HS, Zhao F, et al. Dominant-activating germline mutations in the gene encoding the PI(3) K catalytic subunit p110δ result in T cell senescence and human immunodeficiency. Nat Immunol. 2014, 15(1): 88-97
- [137] Coulter TI, Chandra A, Bacon CM, et al. Clinical spectrum and features of activated phosphoinositide 3-kinase δ syndrome: A large patient cohort study. J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7, 139(2): 597-606
- [138] Lucas CL, Zhang Y, Venida A, et al. Heterozygous splice mutation in PIK3R1 cause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with lymphoproliferation due to dominant activation of PI3K. J Exp Med, 2014, 211(13): 2537-2547
- [139] Deau M, Heurtier L, Frange P, et al. A human immunodeficiency caused by mutations in the PIK3R1 gene. J Clin Invest, 2014, 124(9): 3923-3928
- [140] Chinen J, Notarangelo LD, Shearer WT. Advances in basic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in 2014. J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5, 135(5):1132-1141
- [141] Martin E, Palmic N, Sanquer S, et al. CTP synthase 1 deficiency in humans reveals its central role in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. Nature, 2014, 510(7504): 288-292
- [142] Du X, Shi H, Li J, et al. Mst1/Mst2 regulat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 through modulation of Foxo1/ Foxo3 stability in autoimmune disease. J Immunol, 2014, 192 (4): 1525-1535
- [143] Abdollahpour H, Appaswamy G, Kotlarz D, et al. The phenotype of human STK4 deficiency. Blood, 2012, 119(15): 3450-3457
- [144] Nehme NT, Pachlopnik SJ, Debeurme F, et al. MST1 mutations in autosomal recessive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characterized by defective naive T-cell survival. Blood, 2012, 119(15): 3450-3468
- [145] Svobodova T, Mejstrikova E, Salzer U, et al. Diffuse parenchymal lung disease as first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GATA-2 deficiency in childhood. BMC Pulm Med, 2015, 15: 8
- [146] Palendira U, Rickinson AB. Primary immunodeficiencies and the control of Epstein-Barr virus infection. Ann N Y Acad Sci, 2015, 1356(1): 22-44
- [147] Parta M, Cuellar-Rodriguez J, Freeman AF, et al. Resolution of multifocal Epstein-Barr virus-related mooth muscle tumor in a patient with GATA2 deficiency following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. J Clin Immunol, 2017, 37(1):61-66



- [148] Spinner MA, Sanchez LA, Hsu AP, et al. GATA2 deficiency: a protean disorder of hematopoiesis, lymphatics, and immunity. Blood, 2014, 123(6): 809-821
- [149] Casey JP, Nobbs M, McGettigan P, et al. Recessive mutations in MCM4 / PRKDC cause a novel syndrome involving a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and a disorder of DNA repair. J Med Genet, 2012, 49(4): 242-245
- [150] Tatsumi R, Ishimi Y. An MCM4 mutation detected in cancer cells affects MCM4/6/7 complex formation. J Biochem, 2017, 161(3): 259-268
- [151] Jouanguy E, Gineau L, Cottineau J, et al. Inborn err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al killer cells. Curr Opin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3, 13(6): 589-595
- [152] Gineau L, Cognet C, Kara N, et al. Partial MCM4 de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growth retardation, adrenal insufficiency, and natural killer cell deficiency. J Clin Invest, 2012, 122(3): 821-832
- [153] Clemenceau B, Vivien R, Berthome M, et al. Effector memory alphabeta T lymphocytes can express FcgammaRIIIa and mediate antibody-dependent cellular cytotoxicity. J Immunol, 2008, 180(8):5327-5334
- [154] Brohl AS, Stinson JR, Su HC, et al. Germline CARD11 mutation in a patient with severe congenital B cell lymphocytosis. J Clin Immunol, 2015, 35(1): 32-46
- [155] Nichele I, Zamo A, Bertolaso A, et al. VR09 cell line: an EBV-positive lymphoblastoid cell line with in vivo characteristics of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of activated Bcell type. PLoS One, 2012, 7(12): e52811
- [156] Outinen T, Syrjänen J, Rounioja S, et al. Constant B cell lymphocytosis since early age in a patient with CARD11 mutation: A 20-year follow-up. Clin Immunol, 2016, 165: 19-
- [157] Gebauer N, Gebauer J, Hardel TT, et al. Prevalence of targetable oncogenic mutations and genomic alterations in Epstein-Barr virus-associated diffuse large B-cell lymphoma of the elderly. Leuk Lymphoma, 2015, 56(4):1100-1106
- [158] Yee CS, Massaad MJ, Bainter W, et al. Recurrent viral infections associated with a homozygous CORO1A mutation that disrupts oligomerization and cytoskeletal association. J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6, 137(3): 879-888

- [159] Moshous D, Martin E, Carpentier W, et al. Whole-exome sequencing identifies Coronin-1A deficiency in 3 siblings with immunodeficiency and EBV-associated B-cell lymphoproliferation. J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3, 131(6): 1594-1603
- [160] Punwani D, Pelz B, Yu J, et al. Coronin-1A: Immune deficiency in humans and mice. J Clin Immunol, 2015, 35 (2):100-107
- [161] Marcenaro S, Gallo F, Martini S, et al. Analysis of natural killer-cell function in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(FHL): defective CD107a surface expression heralds Munc13-4 defect and discriminates between genetic subtypes of the disease. Blood, 2006, 108(7):2316-
- [162] Ding Q, Yang LY. Perforin gene mutations in 77 Chinese patients with lymphomas. World J Emerg Med, 2013, 4(2): 128-32
- [163] Del Giudice E, Savoldi G, Notarangelo LD, et al. Acute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radiculoneuropathy associated with perforin-deficient familial ha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. Acta Paediatr, 2003, 92(3): 398-401
- [164] Zhizhuo H, Junmei X, Yuelin S, et al. Screening the PRF1, UNC13D, STX11, SH2D1A, XIAP, and ITK gene mutation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Epstein-Barr virus-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. Pediatr Blood Cancer, 2012, 58(3):410-414
- [165] Macartney CA, Weitzman S, Wood SM, et al. Unusual functional manifestations of a novel STX11 frameshift mutation in two infants with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type 4 (FHL4). Pediatr Blood Cancer, 2011, 56(4):654-657
- [166] Filipovich AH. The expanding spectrum of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. Curr Opin Allergy Clin Immunol, 2011, 11(6): 512-516
- [167] Cohen JI, Niemela JE, Stoddard JL, et al. Late-onset severe chronic active EBV in a patient for five years with mutations in STXBP2 (MUNC18-2) and PRF1 (perforin 1). J Clin Immunol, 2015, 35(5): 445-448

(收稿日期: 2017-06-01 修回日期: 2017-06-22) (本文编辑:张崇凡)